

大同社會的實現

人類生來就有群聚傾向，發展成爲社會。內心的深處，潛在“共同”的意願一方向未必相同，達到目的的途徑，也未必相同。東方和西方，地域與文化有相當的差異，但這種相關的觀念，總是存在的；人不能忽視有“非我”，在自己是人以外有“人類”這回事，你我是人類中的個人，是這種覺知。神“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”（徒一七:26），是說個人生下來，命定是人類一分子，至於如何表現，還得看個人。

晚至十八世紀，在地球的表面上，出現了第一個“共和國”，比柏拉圖(Plato, c. 428-348 B. C.)的“共和國”設計晚了二千多年，其架構及應用也不一樣。原因由於古人對於“國”的概念不同，柏拉圖式的國，只是類似城邦的治理；至於歐洲模式的“國家”觀念，還是近代才產生的。追溯到其起源，與對抗羅馬教皇的“基督教國”有關。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後，“對抗”，“防禦”的思維，成爲長久縈繞的陰影，沉澱成爲文化，頗難以改變。

在不到三個世紀的時間，“共和國”的名義漸漸流行，舊有的帝王尊銜，已成爲稀有動物。各種“主義”的切界，似乎弭平。所謂“資本主義”，已經被迫換裝，越來越趨向社會關懷，消除有無的爭奪，也不得不顧念別人死活。

孔子(551-479 B. C.)的“大同”社會理想，是以“平天下”為適用範圍，建立完整的政治經濟體系。如果把這個天下觀，解釋為人類，也許並不完全適合，但其宏大可取法。

大同思想的實踐，基本上是想到了別人——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這可不是把人視作生產工具，而是養老撫幼，扶病卹孤，建立仁愛的社會，發展人間國際的友好關係。簡單說來，大同精神是“不獨”，“以及”；也就是儒家倫理的互聯相容關係。是這種文化，推動了絲路貿易，吸引了不同種族的人民，到中國來設市，定居，以至歸化。這些人民，可不是用刀劍擄掠，鎖鏈捆綁強迫來的；而是完全自願。今天我們農產品中，凡冠以，西，胡，番，洋等字樣的，都是從商貿交易，到文化交融的結果，久已經成爲土產，是極好的見證。

在另一方面，人類不僅能合作互利，我們也經驗到應該避免對別人造成傷害，不論是有心或無意。就如：吸菸可以致癌，沒有那惡嗜的人，在旁邊也可以得病；汽車行駛排出的污煙，安步當車的人也難免受染，日本人稱爲“公害”；更有燃燒石化油，不僅使草木變色凋落，還會使氣候失常！

當然這比上風揚土，迷下風人的眼嚴重得多了；不過，教導我們同樣的道理：“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”（腓二：4）。

近來地球表面上的居民，面對可怕的公敵——“新冠狀病毒”（Covid-19）。美國政客起初幸災樂禍，繼則淡漠視之；失去防治時機之後，為了即將來臨的選舉買票，動用萬億美元防疫！這筆天文數字的鉅款，少不得舉債（偷下代的錢），雖較侵略伊拉克的罪價少，而且是非必需的；但如果用在積極方面，可作復新殘舊的公共設施，可作教育經費，造福後代用之於“一帶一路”建造，則綽綽有餘，且更有意義。

說到“一帶一路”，動意基於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；基本上是交易有無，互通文化，發自社會生活和共同意願。人類身歷目睹兩次慘不堪言之戰禍，還動用了原子武器，生物武器，化學武器（ABC Warfare），憬覺完全自我毀滅的完全可能，建立國際機構，為的是防弭戰爭。可是，二次大戰後，戰亂從來未斷過，多少人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，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結束一爭資源，逞霸權，超大企業為了利益，競爭軍工，研製新武器，傾銷舊武器，把戰爭變成商業競爭行爲，為競爭商業而製造戰爭。

這次新冠狀肺炎病毒來侵，啓發全球共同防疫措施，人性中多少殘存的善念，也顯露出來。即或以算術為戰術，也可以知道，和平更為有利；不懂得先義後利，也可以看出化利為義的可能。人還有個共同命運——聖經說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；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”（羅三：23, 24）世上所有人類的共同命運是，都犯了罪，都得滅亡；因為沒有誰能達到神的標準；不過，神愛世人，不願意人滅亡，就差祂的兒子基督耶穌降世為人，代替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為人捨命流血，如果誰相信耶穌，作個人的救主，神就算他為合宜，不再定為有罪，反得永遠的生命，作神兒女。

現在，你就可以相信，承認你所有的罪，悔改作神家裏的人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